

1983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QUANGUO
YOUXIU
ERTONG
XIAOSHUOXUAN

1983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插图 217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200

书号10115·582 定价 1.30元

编 选 说 明

本书是编辑单种体裁儿童文学选集的一次尝试。

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小百花园日渐繁茂，儿童小说创作更显得蓬勃多姿。据统计，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小说的年发表量已达六百篇以上。因此，编辑出版儿童小说年选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提供一年间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便于检阅成绩，探究不足，对于推动儿童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十分有益，对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创作的发展，无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选集的编选，是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各地报刊，特别是少年儿童报刊，给予了热情的赞助和支持，经常向我们推荐新发表的优秀的或有特色的作品，使这个刊物成为儿童文学界创作交流的园地，广大读者集中赏览佳作的窗口。儿童小说选集则从《选刊》入选作品中再次筛选，同时又考虑了各期《选刊》出版后的反应和意见，选入了《选刊》未及选载的若干作品。奇花异卉共采撷，儿童小说选集的编选出版，也是与各方面的关切、帮助分不开的。

这样的选集今后将逐年编选，主要编选短篇小说，但不标短篇小说选字样，以容有编选精粹中篇的余地。入选作品的编排按发表先后为序。

一九八三年选集编选工作着手较晚，承贵州人民出版社大力协作，才得以在一九八四年岁末出版。今后将争取尽早编辑，努力做到在每年“六一”节前后让上一年的选集和读者见面。

编选儿童文学作品年编本，是一项文化积累工作，需要慎重从事；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读者对本选集的编选出版工作不吝指教，俾便改进。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八月于上海

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

——代 序

周 晓

为这本选集写序，于我并不相宜。其所以不相宜，原因之一是。在作品鉴赏上，我的眼力不济；在评论上，我的笔力也有限。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勉强为之。对一九八三年的儿童小说创作，本来应该从从容容地细细品摩思索，试着作一次比较全面的纵览概观式的论评，可时间上又不允许。于是，只能就主要感受写下一点随想式的意见了。因之，谈的既局限于一隅，引例也只能从便于发挥观点的角度提到一部分作品，这是要预先说明的。

近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总体而言，应该说也是成绩斐然，可以归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名下的。早几年，在粉碎极左思潮禁锢的过程中，儿童文学无异于是从虚幻的天国乃至地狱般的梦魇中回到了人间，作家们从生活的土地上，开始了恢复儿童文学本来面貌的创作探索。到了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确是到了获得较

大进展的阶段。回顾那几年的创作，虽无成人文学创作那种“井喷”式的壮观、隆盛，那么震撼人心，但儿童文学老中年作家的一批佳作还是使人一新耳目，一大批新人新作的破土而出，更使人感受到蓬勃的生意。从宏观角度看，那几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也许可以说是从拓荒阶段进入了开拓的时期。

从开拓的意义上说，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儿童小说，不仅是创作“年成”较为丰硕的两年，而且，在这两年间还出现了若干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比如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儿童文学》发表的曹文轩的《弓》，和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东方少年》发表的丁阿虎的《祭蛇》。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两篇小说以颇为独特的探索，为儿童文学带来了别有一番境界的生活意蕴和艺术生机；……我们应该欢迎象《弓》与《祭蛇》这样既区别于以往也区别于同代作家的富有思想与艺术独创性的作品。”一篇真正出类拔萃的佳构的问世，对于那个时期的创作，不应仅仅是优秀作品数量的增加，而应该是创造，是新质的萌发。《弓》和《祭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质。

倘问，这新的质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这两篇作品反映了作者们儿童文学观念的变化，是挣脱了诸如“教育工具”论旧观念的羁绊而自由飞翔的两只春燕；两位作者着眼的是反映生活，反映时代，他们胸中激荡着的是当前急速变化着的时代的激情。如若没有对于今天社会变迁生活的深入观察

和对孩子命运的同情和热望，《弓》的作者能创造出象黑豆儿这样坚韧的性格么？同样，如若在农村生活巨变中和孩子们那一颗颗切盼改变不合理生活的心，没有热诚的共鸣，《祭蛇》的作者能通过一场闹剧式的儿戏，写出具有如此鲜明而斑驳的时代色彩的作品么？

当看到《祭蛇》赫然列为本书的首篇时，我不由得有些激动了，并产生了把这些粗浅的认识和感想首先写入本文的欲望。

在这本选集里，以《祭蛇》为先导，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较过去为多；比之在这方面较往年有进展的一九八二年的作品，在时代色彩的浓郁和深沉方面，作者们也有新的探索 and 进步。

近几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日趋明显。但这只是创作道路开阔的一种现象，一种良好的趋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三年的儿童小说，表现出了作者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和不断变化中的少年儿童生活的敏感，和艺术创造力的勃发。农村学校生活原本是极平常甚至是枯燥的，可是张明观的《“先生公公”和“白字老师”》，通过孩子的眼睛，从新老两位教师的更替，居然结构出一个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故事，这固然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但农村生活变化的活力激发了作者的巧思，读者可以从那个近似于世外桃源的野猫圩如今也吹拂着现代生活的春风的故事里，感受到作者由衷的喜悦之情。刘绍棠的《君子兰和她的

女儿》，也许可以称为新田园牧歌——一曲为少年读者谱写的今日农村良辰美景的赞歌。这位著名作家以他擅长乡土文学的彩笔，流畅活泼、不著痕迹地描绘了时代和人的命运的巨大变化。我想随便举出小说艺术表现上的一处细微的映衬：作为后文所描写的邵村夫、君子兰夫妇农村中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的一种对比，前文君子兰向她母亲介绍邵村夫时，那位风趣的老大娘关于邵村夫“没心没肺”的那段对话，既幽默又极富表现力。这是老大娘在长期窘迫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的写照，是刻画旧的生活印痕十分深刻的一笔，也是对新的情操和风尚的有力歌颂。这样的时代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是少年读者能够理解和喜闻乐见的。作者为孩子写作的热情和艺术匠心，值得称道。

为小读者展示我们当前时代的面貌，有些作者还表现了不回避变革时代多种复杂的生活面的胆识。刘厚明的《阿诚的龟》是一篇生活内涵颇深厚的作品。一个孩子和一只龟的故事，其中融合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和风尘，多么丰富而细致地表现了在生活磨练中相依为命的姐弟俩心灵的荡涤和震颤。有的作者更勇敢地少年读者揭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极端落后、闭塞的一角，为那些还经受着封建闭锁生活熬煎的孩子——小读者们的同龄人的命运呼吁，呼唤变革那不合理的一切。青年作者鱼在洋的《撵走的和撵不走的》就是这样的一篇难得的佳作。我国农村已经掀起变革的大潮，但长期的物质贫困，尤其是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和精神愚昧，虐待妇女儿童，无视他们的人格恶习，并非仅仅是个别现象。

《擦走的和撵不走的》所表现的那偏僻山村孩子的内心苦痛是深含血泪的。“山横在面前，眼泪转在眼圈。”这篇小说，从题材上说虽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它从生活的这个特殊角落所发出的如泣如诉的呼唤，有它的尖锐性和急迫性；在当前的儿童文学中，不啻是一声催促变革的沉雷。这正是小说强烈的时代感之所在，简直是可以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儿童篇来读的。

在其他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有更多的作者关注着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不少学龄少年儿童被迫中途辍学的现实问题。李汉平的《校门外，有一双眼睛……》，写一个聪颖、有理想的女孩子，在鼠目寸光的父亲逼迫下离开校门的故事，读之使人凄然，对小主人公寄以深切的同情。陈剑君的《鹅童》，则从一个天真无知的顽童轻松有趣的牧鹅活动中接触到这个问题，写得活泼，机智，引人思索。比较起来，陈丽的《黑宝石》不拘泥于失学的问题，而是从农村变革生活中孩子的友谊、人生理想方面去挖掘，涉及伦理道德上的审美评价，作者生活的视角显得比较宽一些。

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在一九八三年的小说中相形之下是弱的。仅有的几篇中，朱家栋的《同学之间》有一定新的气息，通过一个性格不那么单纯的女少年，写出了当今学校生活中对待所谓作风“不正派”同学的旧观念正在改变。但小说对这个女孩子性格形成的依据表现不足，也许是作者对生活变化还把握不定使然。汪黔初的《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小说，语言风格浸透着

四川特有的辛辣和诙谐，把一群特定环境中的初中学生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在这篇小说里，孩子群中的矛盾变化，是以成人世界里政治生活的变化发展为依归的，那些孩子式的颐指气使、阿谀奉迎，反映着父辈可悲的“官”场习气对孩子们的耳濡目染，读了不能不使人为之焦灼；随着“八级地震”——县委领导干部的更新，孩子群关系中产生的戏剧性变化，则是使人欣慰的——读者不仅对孩子们的成长舒了一口气，而且对社会的改革也怀有希望。

当今时代，改革浪潮滚滚而来。儿童文学决不能游离于瞬息万变、激动人心的时代生活之外。儿童文学是文学，而文学必须反映时代生活。当然，这绝不是要儿童文学作者重蹈“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覆辙，去写什么“少年儿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的意思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具有对社会变革的敏感，在沸腾的生活中激情充盈地去作多方面的感受，从而熟悉和洞察当代少年儿童的心扉，他们的心理、情感、愿望等等；这样的要求我想是正当的，是我们谈论如何促进和提高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时应有之义。

从这个论题出发来衡量一九八三年的儿童小说创作，其进展确是十分显著的。过去，生活的多种色彩，往往被一种“浅显”的单一的“教育性”抹掉了。而从这一年的创作中，从前面这些不完全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焕发着生活本身的斑斓色彩的作品明显地增多了，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不回避生活中对孩子来说是辛酸的甚至于不无沉重之感的作品。

儿童文学时代感的日见鲜明和强烈，是儿童文学作家日益认识到它作为文学的时代使命之后带来的创作上的重要变化。

在这个论题上，我们看到了进展，同时也看到了进展的不足。我们从不少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中看到了作家们追赶时代前进步伐的激情。但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数百篇小说中，具有这样的激情的作品并不很多，为数更多的作品仍然囿于陈旧的儿童文学观念，它们每每使人感到文学的窘困——生活内涵的肤浅，人物的贫血症和时代感的淡薄。其实，即就对孩子的教育而言，不力求与时代生活的发展同步前进，取材和主题的选择都自外于当前变革着的现实生活，对今天的孩子也是起不到教育作用的。面对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幻想孩子们闭目塞听，或者对已经更新、已经迅速变化了的生活概念视而不见，企图以不变应万变，一心只写那些陈陈相因的“教育”主题，那就难免使儿童文学成为“井底之蛙”。

我认为，还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些好作品中，这方面的弱点，有些也是颇为突出的。因此，尽量扩大生活的视野，努力熟悉和把握变革时期孩子们的新的性格和心灵，特别是从符合时代精神的高度上观察孩子们成长的现实问题，应该提上创作和评论的议事日程。比方说，《校门外，有一双眼睛……》，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是一篇写得较为深沉的好作品，但我觉得，反映农村孩子的遭遇，作者如果能以时代变革作为一面镜子，照出农村人们的落后意识，又进一步从不利于时代前进这一角度去挖掘，在这更深的认识层次上去为孩子们

说话，提出孩子成长的问题，这就有可能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在较多地读到这类作品之后，我感到不少作者似乎未能对现象作较深的透视，而且视界狭窄，过多地把目光投注在那些眼光短浅的农民身上。生活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在新天地里大展身手的新农民，其中很有些生活的高瞻远瞩者。那么，他们的孩子面临的是怎样的生活道路呢？这不也应该为我们的作者所瞩目吗？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触及一个更明显的缺陷了：从这本选集，读者没有能够读到表现可以称为少年儿童新人形象的作品。应该说，近几年来，儿童小说作者对于这个新的创作课题，是不断地实践，也出现过一些引起注意的作品的；在一九八三年，作者们也继续有所探索，以至于“冲刺”，比如《儿童文学》第一期发表的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未选入本选集），就力图在当代新少年形象的塑造上求得突破。作品在对今天少年富有独立见解的新气质的刻画上是有进展的，但确实也出现了将人物的孤傲、离群也给以肯定的偏颇；此外，艺术表现上也有成人化的缺点。这篇小说引起了一场讨论。作者的创作探索不会是白费的，讨论也是有益的，将会对当代新少年形象的成功塑造，起积极的催生的作用。

创造新型少年儿童形象这个创作课题，我们确实需要奋起急追。我们似乎还缺少象成人文学作家们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那样的火辣辣的激情。当然，不能强儿童文学之所难，去勉强写什么“小改革家”，直接为现代化事业服务。如果作这样的要求，那是“左”的滥调的重弹。但在这个课题

面前，为什么迟迟未能取得重大的创作成果，以至为什么不少作者驻足不前？是不是我们的创作思想还不够解放？比如说我们还没有改变看待少年儿童的传统眼光，以致影响我们从生活中去发现，从艺术上去创造？我以为，当前至关重要的，还是要提倡大胆尝试，努力创新，切不要挫伤了作者们在这方面进取的锐气。我想，只要使探索和创新蔚为风气，就有可能出现具有感奋少年儿童心灵的艺术力量的力作，希望下一年度的选集能选入这方面的佳作，以弥补本选集的这个重大的不足。

讲了以上这么一通也许并不得体的话，作为一篇序言，大概是大大“出格”，有悖于常规的，就此煞住吧。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目 录

编选说明	(1)
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代序)	周 晓 (3)
祭 蛇	丁阿虎 (1)
小巷木屐声	金曾豪 (12)
满月照人间	王道生 (28)
敏敏和根根	赤亚鹏 (45)
十一岁的哥哥	张石山 (51)
同学之间	朱家栋 (57)
麝鼠黑脊背	李子玉 (67)
贝壳, 那白色的贝壳	程 玮 (73)
校门外, 有一双眼睛	李汉平 (85)
双喜当家	徐 岳 (96)
别起急, 爷爷	许谋清 (102)
“先生公公”和“白字老师”	张明观 (106)
课 堂	梅子涵 (119)
换儿姐	邱 勋 (127)

坚定的和撵不走的·····	鱼在洋(138)
鹅 童·····	陈剑君(152)
静静的山林·····	周 锐(159)
倔强的王红·····	郑飞鹏(167)
从 前·····	茹志鹃(174)
外婆的死·····	任大星(186)
回来吧, 伙伴·····	常新港(199)
选代表·····	杨福庆(208)
梅 丽·····	符泰民(218)
君子兰和她的女儿·····	刘绍棠(225)
“三类苗”·····	王泰麒(245)
黑宝石·····	陈 丽(253)
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	汪黔初(265)
阿诚的龟·····	刘厚明(278)
甜瓜的故事·····	王兆军(301)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夏有志(313)
汪汪小报·····	叶 丰(327)
清凉的九曲溪·····	袁丽娟(340)

祭 蛇

丁 阿 虎

在一条普通的乡间小路上，有五六个孩子正围成一个圈儿。因为田埂太窄，只有两个孩子站在埂上，其余的都赤脚站在稻田里。他们低着头，默默地站着，就象给什么伟人默哀一样。不远处的高田埂上，一个孩子正在埋头割草，草梗在锋利的刀刃下发出的“嚓嚓”声，象一组节奏单调的音符，一声一声地传过来。

一条蛇弯弯曲曲地躺在田埂上。这是一条农田里常见的水蛇，不太粗，青色的花纹，在阳光下泛着一种清亮油滑的光泽。它身上挨了三刀，脑袋也给打扁了，可是，一条细长的尾巴还在顽强地晃来摆去。

大家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田埂上的“牺牲者”，显出一场激战后特有的宁静。

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太阳暖烘烘地照着。麦子都收割完了，秧苗全插上了，田野象浩瀚的大海那样广袤，轻风一阵一阵从稻叶尖上溜过去，野花在田埂上轻轻地摇曳。

“蛇丢在哪里？”一个清脆的童音打破了眼前的沉寂，就